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文明小史
第五十一回 公司船菜單冒行家 跳舞會花翎驚貴女

做書的老例，叫做話分兩頭，事歸一面。於今縮回來，再提到勞航芥從香港到上海的時候公司船上碰著一位出洋遊歷的
道台。這道台姓饒名遇順，號鴻生，他家裡很有幾文，不到二十歲上，就報捐了個候選道，引見之後，分發兩江。兩江是個大地方，群道如毛，有些資格深的，都不能得差使，何況他是個新到省的？饒鴻生想盡方法，走了藩台的門路，知道藩台和制台是把兄弟，托他在制臺面前竭力吹噓，制台卻不過情，委了他個保甲差使，每月一百銀子薪水。饒鴻生原是有錢的，百把銀子薪水那裡在他心上？不過要占個面子罷了。今番得了差使，十分興頭，上轅謝委之後，又趕著到藩台那裡道謝了一聲。

到差之後，清閒無事，無非打麻雀、吸鴉片而已。差滿交卸，貼了若干銀子，都是饒鴻生應酬掉的。後來制台知道饒鴻生是個富家子，又兼年紀輕，肯貼錢，又肯做事。此時南京立了個工藝局，開辦之後，製造出來的貨物，總還是土樣，不能改良，因此制台想派一個人到外國去調查調查有什麼新法子，回來教給這些工匠等，他們好棄短用長，順便定幾副緊要機器，以代人力。這個風聲傳了出去，便有許多人來鑽謀這個差使。制台明知這趟差使，要賠本的，道班裡窮鬼居多，想來想去，還是饒某人罷，就下札子委了他，饒鴻生自是歡喜。後來一打聽，制台只肯在善後局撥三千銀子以為盤費及定機器的定錢，在他人必然大失所望，饒鴻生卻毫不介意，趕著寫信到家裡匯出二萬銀子，以備路上不時之需。上轅謝委的那日，制台和他談起，叫他去東洋調查調查就罷了，他回道：「東洋的工藝，全是效法英美，職道這趟，打算先到東洋，到了東洋，渡太平洋到美國，到了美國，再到英國一轉，然後回國。一來可以擴闊眼界，長長見識，二來也可以把這工藝一項，探本窮源。」制台見他自己告奮勇，也不十分攔阻，就說：「既如此，好極了。」饒鴻生退了下去，揀定了日子，帶了一個翻譯，兩個廚子，四五個家人，十幾個打雜的，一大群人，趁了長江輪船，先到上海，到了上海，在堂子裡看了一個大姐，用五百塊洋錢娶了過來，作為姨太太，把他帶著上外國。過了兩日，打聽得日本郵船會社開船的日子，定了一間房艙，家人、廚子、打雜們全是下艙。

不多幾天，到了長崎，換火車到大阪，又從大阪到東京。那里正值暮春天氣，各人身上穿著單衫好不鬆快。在東京找了一家帝國大客店，搬進去住了，每天一人是五塊洋錢的房飯錢，連著馬車上上下下，一天總是百十塊，樓上自來火、電氣燈，什麼都有，每頓也吃大餐，不像那些旅人宿，兩條貓魚，一碟生菜的口味了。可惜帶到日本的那位翻譯，只懂英國話，日本話雖會幾句，卻是耳食之學，殘缺不全，到了街上，連僱部車子都僱不了。饒鴻生大受其累，只得托人千方百計，弄了一位同鄉留學生，來替他傳話。那留學生要定十塊錢一天的薪水，饒鴻生只得答應著。於是一連逛了好幾天，什麼淺草公園、吉野公園，饒鴻生也都領略一二。最妙的是東京城外的櫻花，櫻花的樹頂，高有十幾丈，大至十多圍，和中國鄧尉的梅花差不多。

到了開的時候，半天都紅了，到得近處，真如錦山繡海一般。

土女游觀，絡繹於道，也有提壺的，也有挈榼的，十分熱鬧。

饒鴻生那裡見過這種境界？直喜得他抓耳搔腮。又到各處工匠廠遊覽了一番，問明白了各種機器的形式，什麼價錢，一一都記在手折上。又在紅葉館吃過一頓飯，卻作了個大冤，三四碟豆芽菜葉，五六瓶麥酒，招了幾個歌妓，跳舞了半點鐘，卻花到百十塊洋錢。饒鴻生有的是錢，也不甚措意。在日本耽擱了十來日，心裡有點厭倦了，打聽得雪梨公司船是開到美國去的，便定了一間二十號的房間，買了一張二等艙票請翻譯去住，買了幾張亞洲艙的散票讓底下人等去住。那日清晨時分，就上了公司船，船上歷亂異常，摸不著頭路。後來幸虧翻譯和管事的說明白了，給了他個鑰匙，把二十號房間開了，所有鋪程行李，一件件搬進去。一看都用不著，原來公司船上的房艙，窗上掛著絲絨的簾子，地下鋪著織花的毯子，鐵牀上絕好的鋪墊，溫軟無比，以外麵湯台、盥漱的器具，無一不精，就是痰盂也都是細磁的。饒鴻生心裡暗想：怪不得他要收千把塊錢的水腳，原來這樣講究？也算值得的了。翻譯見已佈置妥當了，便無別事，便叫僕歐領著到自己二等艙裡，去拾奪去了。這裡上等艙每房都有一個伺候的僕歐，茶水飲食都是他來關照，又叮囑饒鴻生，船上的通例，是不准吸鴉片煙的，要是看見了吸煙的器具，要望海裡丟的。又說到了大餐間裡吃飯，千萬不可搔頭皮、剔指甲，及種種犯人厭惡之事。饒鴻生一一領會，到了中上，饒鴻生聽見當的一響，接著噹噹兩響。饒鴻生受過翻譯的教，便站起身來，和他姨太太走到飯廳門口，看見許多外國人履聲橐橐的一連串來了。直等到噹噹當的三響，大家魚貫而入，各人認明白各人的坐位。饒鴻生幸虧僕歐指引他坐在橫頭第四位，和他姨太太一並排，另外也有男的，也有女的，船主坐了主席。

少時端上湯來，大家吃過，第二道照例是魚，只見僕歐捧上一個大銀盆，盆裡盛了一條大魚，船主用刀叉將他分開了，一份份的送與在台諸客。再下去，那些外國人都拿起菜單子來看，揀喜歡吃的要了幾樣，餘下也就罷了。這菜單後來到了饒鴻生手裡，那鴻生雖不識外國字。外國號碼卻是認識的，看見台上連湯吃過了兩道菜了，便用手指著「三」字。值席的僕歐搖搖頭，去了不多一會，捧上個果盤來，原來那個三樣是果盤裡的青橄欖。饒鴻生漲得滿面通紅，僕歐因低低的對他說道：「你不用充內行了，我揀可吃的給你拿來就是了。」

饒鴻生聽了甚為感激，卻不曉得是僕歐奚落他。少時，什麼羊肉、雞鵝肉飯點心，通通上齊了，僕歐照例獻上咖啡。

饒鴻生用羹匙調著喝完了，把羹匙仍舊放在懷內，許多外國人多對他好笑。後來僕歐告訴他，美匙是要放在懷子外面碟子裡的。咖啡上過，跟著水果。饒鴻生的姨太太，看見盤子裡無花果紅潤可愛，便伸手抓了一把，塞在口袋裡，許多外國人看著，又是哈哈大笑，饒鴻生只得把眼瞪著他。出席之後，別人都到甲板上去運動，饒鴻生把他姨太太送回房間之後，便趿了雙拖鞋，拿著枝水煙筒，來到甲板上，站在鐵欄杆內憑眺一切。他的翻譯也拿著個板煙筒來了，和他站在一處，彼此閒談。忽然一個外國人走到饒鴻生面前，脫了帽子，恭恭敬敬行了一個禮。饒鴻生摸不著頭腦，又聽他問了一聲翻譯說：「諾，諾，卻哀尼斯！」那外國人便啞然失色的走到前面，和一個光著腦袋的外國人嘰哩咕嚕了半天，同下艙去。饒鴻生卻不理會，翻譯側著耳朵聽了半日，方才明白。原來那問信的外國人，朝著饒鴻生說：「尊駕可是歸日本統屬的人？」翻譯說：「不是，是中國人。」原來他倆賭東道，一個說是蝦夷，一個說不是蝦夷。列公可曉得這蝦夷麼？是在日本海中群島的土人，披著頭髮，樣子污糟極了。饒鴻生這一天在船上受了點風浪，嘔吐狼藉，身上衣服沒有更換，著實骯髒。船上什麼人都有，單是沒有中國剃頭的，饒鴻生每天扭著姨太太替他梳個辮子。

他姨太太出身雖是大姐，梳辮子卻不在行，連自己的頭都是叫老媽子梳的，所以替老爺梳出來的辮子，七曲八曲，兩邊的短頭髮都披了下來，看上去真正有點像蝦夷，無怪外國人看見了他要賭東道。翻譯心裡雖然明白，卻不敢和饒鴻生說，怕他著惱。談了一回，各自散去。自此無話。每到一埠，公司船必停泊幾點鐘，以便上下貨物，饒鴻生有時帶了翻譯上岸去望望，順便買些零碎東西。這公司船直走了二十多天，到了紐約海口，船上的人紛紛上岸。饒鴻生帶了家眷人口等，僱了馬車，上華得夫客店。這華得夫客店，是紐約第一個著名客店，一排都是五層樓，比起日本的帝國大客店來，有天淵之別了。饒鴻生把房間收拾妥當，行李佈置齊整，把馬車僱好了，帶了翻譯，到街上遊歷了一回。翻譯說起此地有個美國故總統克蘭德的墳墓。十分幽雅。饒鴻生便叫翻譯和馬夫說了，馬夫加上一鞭，彎彎曲曲，行了一二十里，到了克蘭德的墳墓。

當中一條甬道，四面林木蒼然，樹著一塊碑，除掉外國字之外，還有兩行中國字，是「美故總統克蘭德之墓，大清國李鴻章題」。饒鴻生看了，甚為詫異。後來問了翻譯，才知道李鴻章和克蘭德甚是要好，所以克蘭德死了，李鴻章替他題墓碑。二人徘徊了半天，天色漸漸陰暗，饒鴻生便和翻譯跳上了車，吩咐馬夫迴還華得夫客店。馬夫答應了，不多一會，早到了華得夫客店，給了馬車錢上樓。剛到自己房間門口。只見一個僕歐模樣的在那裡指手划腳的吵，旁邊站著許多家人小子，彼此言語不通，如泥塑木雕一般，呆呆望著。翻譯上前問明原故，原來饒鴻生的姨太太本是大腳，因為要做太太，只得把他纏小了，好穿紅裙。這回上了岸，

落了店，老爺出去遊玩了，他閒著無事，便叫老媽，就著自來水，洗換下的腳帶，洗好了沒處曬，又特特為為叫一個家人到樓底下找著了一根自來水管子當他竹竿用，把腳帶一條一條的搭在上面，把自來水管子伸出窗外去，好讓他乾。偏偏被僕歐跑來看見了，說他拿這種污穢物件，曬在當街，實實在在不成規矩。當下翻譯勸了那僕歐幾句，叫老媽把腳帶收了進去，僕歐這才無言退出。自此饒鴻生戒謹恐懼的到處留心，連路都不敢多走一步，話都不敢多說一句，看看住了十幾天，也曾去拜過中國駐美公使，並公使館裡參贊、隨員、翻譯學生那些人，人家少不得要請請他，他也還過幾回東，一回就是金圓一二百塊。原來美國金圓，每一圓要合到中國二圓二角九分，把錢花得和水淌一般，饒鴻生也不可惜。有天起身之後，接著一封華字信，是三個著名大商人在家裡開茶會，請他去赴會。饒鴻生要借此開開眼界，便答應了。

到了時候、衣冠齊整，坐上馬車，到了那個商人家裡。一進門，便是十幾架一間的敞廳，廳上陳設的如珠宮貝闕一般，處處都奪睛耀目。廳上下電氣燈點的雪亮，望到地下去，纖悉無遺。

那批霞諾的聲韻，斷續不絕。此時來赴會的人，中國、外國、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少的，已經來了不少了。饒鴻生搶上前，和主人握手相見過了。主人讓他坐下，開上香濱酒，拿上雪茄煙來。饒鴻生身上穿的博帶寬衣，十分不便，一隻手擎了滿滿的一杯香濱酒，一隻手拿了一枝雪茄煙，旁邊僕歐划著了自來火望前湊。饒鴻生見許多人在此，恐怕失儀，越怕失儀，越是慌得手足無措，幾乎把香濱酒打翻了，雪茄煙擲掉了。主人見他如此，笑了笑走開去了。少時，一人昂然而人，也穿著中國衣冠，原來是駐美公使館裡的黃參贊。饒鴻生和黃參贊會過多次，彼此熟識，今番見他到來，真如神童詩上所說的「他鄉遇故知」了，滿面堆笑，站起身來。黃參贊看見他，也走過來和他見禮，二人並排坐下，饒鴻生這才有話了，不似剛才鋸嘴葫蘆的模樣了。二人正談得高興，背後有個貴家女子，坐在那裡小憩，忽然覺得頭頸裡有樣東西，毛茸茸的拂了他一下，嚇了一大跳，仔細一想，這東西是很軟的，觸到皮肩上癢不可耐，正在思索，那東西又來了。定睛一看，卻是饒鴻生頭上戴的那支大批肩翎子，方始恍然大悟，連忙走開了。這裡饒鴻生坐了半天，看了一回跳舞，喝了一瓶酒，吸了兩支煙，看鐘上已指到十點鐘了，然後謝過主人，別了黃參贊，坐馬車回店。一宿無話。

到了第二日，黃參贊來約他去逛唐人街，唐人就是中國人，那條街上開張店舖的，通通是中國人，也有茶坊，也有酒館，還有京徽各式的零拆碗菜。據說酒館裡，有什麼李鴻章面、李鴻章雜碎那些名目，饒鴻生聽了，暗暗贊歎道：「此之謂遺愛在人。」

逛過唐人街，隨便吃了一頓飯，黃參贊道：「饒兄，我帶你到一個妙處去。」饒鴻生欣然舉步，穿了幾條小巷，到了一個所在。兩扇黑漆大門，門上一塊牌子，寫著金字，全是英文。饒鴻生問這是什麼所在？牌上寫的什麼字？黃參贊道：「這就叫妙處。那牌子上寫的是此係華人住宅，外國人不准入內。」

饒鴻生十分驚訝，黃參贊拖了他便去敲門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